

作家专栏

# 有一种相遇:我家花开

□ 拙翁

最近四年,我有了从前不曾有过的别一种相遇:我家花开。那是与春天、与美丽、与快乐的约定。照例来说,这种约定,一年一度。但实际上,有的年头,行者在,约定落空,难免生出花不等人的遗憾。

2022年春天,经过前后三年的整治,破败不堪的旧居终于换了新颜。在两间平房前面和围墙之外,有几块巴掌大的土地,总共不过七八平方米,我打算在上面种点花草,给寂寥的百年老宅染上一点色彩和生气。春三月,老朋友特地派人送我两棵爬藤月季,都一米多高了,带着少许花苞。一棵种在南窗前,一棵种在围墙外。一个月之后,刚种不久的月季居然开花了。花朵不大,也不多,深红色,平凡至极。但这是我亲手栽下的花,与公共场所的花不一样。五十年前,我占有了这所百年老宅的一隅之地,从此之后,来来往往。虽然来多去少,却也看惯了老宅的陈腐、衰败和寂寥。所以我要栽几棵花,让我走进老宅时移目娇艳,愉快会随之而来。

当年初冬,花了六块钱,在淘宝上买了一棵月季。货到后,一看月季高不到一尺,叶子娇嫩如新生儿。唉,这要多少年才能长大开花啊?我等得到吗?别管她,人慢慢老,花慢慢长。我把她种在那棵大月季边上。以后拔草,须特别小心,免得看不分明,把她当草一样拔了。

前年春末夏初,我和妻在南方走了一圈。五月下旬,回到故乡,次日匆匆跑去旧居看花,发现两棵月季枝条上挂满了一串串残花。宅上的我妻堂弟,见我们夫妻俩站在月季花树旁边,若有所思,跑过来说,前一阵月季花开了,几百朵,好看啊!现在都谢了。

看着眼前的无数残花,想象盛开时该是何等的嫣红芳菲。可惜,错过了花期,人归花已残,未免快怏。要是月季花能推迟花期,等我回来再开就好了。我这种痴念,古人早有之。例如唐人韩愈《镇州初归》诗写道:“还有小园桃李在,留花不发待郎归。”欣喜小园里的桃李,留花不开,等待主人归后再开。可是,《唐语林》这本书解释韩诗说,韩愈有两个小妾,名柳枝、绛桃。他初出使王庭,刚到寿阳驿,就写诗希望二妾不要离他而去,此所谓“留花不发待郎归”也。可笑待郎归来时,柳枝不见心怅然——原来她早跑了。可见“留花不发待郎归”的想法,不论实写还是比喻,终究是一种痴人之念。错过花期,行者自负,没啥好怅惘的。

花有花期,所谓“花信风”。宋人

程大昌《演繁露》说:“三月花开时,风名花信风。初而泛观,则似谓此风来报花之消息耳。按《吕氏春秋》曰:‘春之得风,风不信则其花不成。’乃知花信风者,风应花期,其来有信也。”“花信风”,意思就是春风报信,百花齐开。花开固然以春风报信者最多,但并不是所有的花开皆由春风报信。比如寒风报信,腊梅花开;秋风报信,黄菊开放。百花之花期,各有不同。赏花之人,切不可错过“花信风”。

以下我从别一种角度解释“花信风”。信者,守信也,信用也。花有“花信风”,证明花是君子,君子守信也。“花信风”一到,花必定开放。所以,花与人的相遇不相遇,责任全在人。因为花守信出于本性,而人往往失约,出于不诚,还有傲慢。从根本上探究,不少人夸言自己很爱花,其实并不真爱,对花很寡情。

古今人中,好像只有苏轼认识到错过花期,原因是自己对花寡情。有一年牡丹花开时,苏轼在常州,周令寄诗给他,苏轼依周令的原韵,作诗回赠,说:“羞归应为负花期,已见成荫结子时。与物寡情怜我老,遣春无恨赖君诗。”花不负人,人负花期。苏轼迟归,负了牡丹花期,归来只见绿叶成荫已结子,隐然有“羞归”之感——觉得难为情;进而以为“与物寡情”,以致负了花期。

苏轼说得大对了。反思我前年游走在南方,迟归故乡,负了月季花期。去年因为招待国外归来的外甥女,四月下旬匆匆离开故乡,二度负了花期。回想开辟小园之初,换新土,种月季,下基肥,除杂草,盼望春天满园鲜花盛开,却接连两年负了花期,居然让守信的月季,落得个“寂寞开无主”,纵有万千风情,却无人欣赏,偏逢暮春季节,孤零零花开又花落。

可叹迟归者见了残花,虽然也有一点遗憾,却并无苏轼的“羞归”之感。古人所说的“与物寡情”,想象自己正是。自以为爱花,实际上没有“怜惜惜玉”的痴心,寡情暗对月季。应该在月季花期到时,专心陪伴她一年中高光时刻的始终,看她初开时的羞涩,盛开时的热烈,凋零时的平静。月季虽不是“昙花一现”,也不像木槿,“晨耀其华,夕已丧之”(陶渊明《荣木》诗句),生命仅在朝夕之间。春天,月季花从开放到凋谢,也不过半月左右。良辰美景,一年只一回,而且如此短促,岂可一再错过?

今年四月,我对妻说过两次:“家里的月季花快开了,今年不要再错过了。”

洛阳的朋友多次邀我去赏牡丹,我婉言谢绝。四月下旬,回到故乡的旧居,看到围墙外的月季,成了一整堵花墙,所有的枝梢都结着蓓蕾,深红色,多如夜幕上的繁星。在无数花蕾的压力下,外侧的枝条呈下垂状。抬头看高出围墙之上的几根粗壮的高枝上,萌发出许多尺许长的小枝条,每个枝条上都有几十个花梗,顶着小花蕾,在艳阳和风中,等待盛开时刻的到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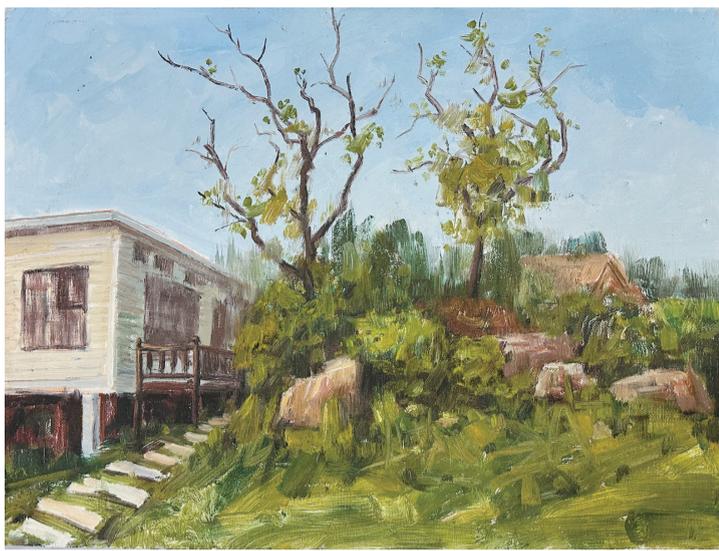
进了门,一眼就看到南窗外的一大一小两棵月季。大者如围墙外的那棵,花蕾更加繁多。小者就是淘宝上买来的小不点儿,想不到长势远超我的预期,只有两三年时间就开花了。或高或低的枝条上,花蕾有的初开,有的已经盛开。花色大红,花瓣不多,紧凑成球状,大如汤圆。阳光照着,特别明艳,老眼为之明。

五月一号前后几天,天气连日晴好,两棵大月季上的无数花蕾,吐出的红艳一天比一天大,却不晓得究竟何时会盛开。而那棵我特别喜欢的小月季,已经到了盛花期,上上下下,或大或小,花色艳丽,风姿绰约。妻拿了一把剪刀,剪了七八枝或盛开,或半开,说要带到小区住所,插在花瓶里。回到小区后,找来一只大口玻璃瓶,花枝或正或斜,插了满瓶。一会放在茶几上,一会放在电视机柜上,一会又放在餐桌上。搬来搬去,没有一处不合适的。苏轼太喜欢海棠,曾作《海棠》诗说: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高烧银烛照红妆。”我与妻白天去旧居看窗前景,夜里在住处看瓶中花,觉得比苏轼高举起烛火照红妆要省事。再说,花也要休息,睡不好,明天精神萎靡不振,好姿容也会减色。

几天后,浙浙沥沥下了一整天雨。次日到旧居,看到月季花蕾受到雨水的滋润,吐出的红色比前两天更多更大。南窗外的大月季,离披的枝条,带着雨珠,压弯了竹栏杆。花瓣一层层展开,拥挤而有序,呈暗红色的平面。那棵我最喜欢的小月季,好像回报我们之间的相遇,花色更为艳丽,惹我老眼一看再看。看久了,老眼由明变成迷离。于是,干脆钻到丛深处凑近看,也不怕枝上有刺。

月季花有我的快乐作伴,不再寂寞地开放。离开故乡的那天早晨,我独自来到旧居,剪了整整一纸箱还未衰败的花枝,带到市区的家,插了五个花瓶。

我打算过一个月回到故乡,剪去月季的残花,并与她相约:明年春天月季花信时,我们再相遇。



《自然之声》(油画) 赵娜

笔走心缘

## 病房里的写诗女孩

□ 施敏

儿童骨科病房里来了一位“小诗人”。听说,小小年纪,已经写了五大本厚厚的诗集。那天,我透过病房的窗户,看到一个瘦小的女孩正伏在病床上专注地写着什么。

小女孩叫孙心,她的故事,我是在病房里陆陆续续听来的。

孙心17个月大时,因为腿部剧烈疼痛,送到医院检查,发现右小腿骨早已折断,是罕见的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症。这个拗口的医学名词,却是一种残酷的疾病:小腿骨会无缘无故地骨折,然后在错误的位置长出一个“假关节”。这种疾病到现在还没有治愈的方法。从那以后,孙心再也不能跟小伙伴们一起蹦蹦跳跳去上学了,陪伴她的只有抬头可见的天花板。

“你没有上过学,怎么会写诗呢?”我轻声问道。

孙心放下笔,眼神转向窗外:“六岁那年,做完手术疼得睡不着,我就开始数窗外的星星。数着数着,发现星星好像在对我说话。”她忽然笑起来,“后来想想,这应该就是诗意吧。想起读冰心、纪伯伦、泰戈尔诗歌的时候,也是这样美好的感觉,身体也不觉得痛了。”

说着,她的眼睛闪着亮,那是真切切的生命的光亮。

妈妈回忆,女儿第一次说要写诗时,只当是孩子天真的幻想。直到看见女儿在病痛中写下一行行诗句,才明白女儿写诗的梦想是很认真的,这是女儿与命运对话的方式。三年前,妈妈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:卖掉市区的房子,搬到了奉贤的乡下。她说是为了满足女儿亲近自然的愿望。

轻轻翻开她的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、歪歪扭扭爬满了小字,有些地方还涂改过,那些不刻意押韵却充满灵性的文字跃入眼帘:

“雨静静地停了/我到花园里去

走走/树叶的清香冲淡了/花儿的花瓣掉落了/滑下来几滴水珠/落到了我的双手/雨又开始下了/不知再过多久/我再去看的时候/是否花瓣一片也不留/香气一点也没有……”

“我想知道风的路线是向终点/而此时才懂得/是早已设下的时间/晨光只是一个幻/为我拉下了永久的月帘。”

“柳叶浮涟漪/白鹤捕鱼虾/倒影成曲线/荷花开在上。”

当我们疾病缠身时,才最真切、最深刻地体验到平时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是那么美好,孙心正是这样的女孩。

诗歌不再让我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中/看到花儿绽放/听到鸟儿欢唱/雪后的宁静……我都想用诗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悟。

孙心说:“前两年的诗快乐些,后来想到病不能治愈时,诗里就多了些忧伤。”她用诗歌化解苦闷,在字里行间寻找与命运和解的方式。

最近,孙心的腿骨又断了,想到女儿又将面临一次大手术,母亲忍不住流泪,但孙心反而安慰母亲:“不要哭,我会乐观面对!”她在进手术室前偷偷写了一首诗:

“那时间/凝固了伤感/非语言/撕痛心/是思念/总以为天与地的距离/是那么遥远/至此才知/我和你/划上了无边的界限……”

手术非常大,孙心一直到晚上九点才被推出手术室,主刀医生感慨:“没看到过这么坚强的小女孩,老天怎么忍心把厄运降落在她身上!”

孙心每次住院,我都要去病房,读一读她写的诗歌,听一听她的乐观,看一看她的坚强。她依然用诗歌记录生活的点滴,用文字传递着生命的温暖与力量。那些诗句确如她所说,是收集来的光。而收集光的人,自己便也成了光。

小偏心一下  
画面定格  
青丝绕

润  
初夏的风,福至心灵  
应愿的感觉  
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  
懂

六月,美,很从容  
梦和梦  
最真实的温柔  
欢喜就是你眼里的光

诗韵悠悠

## 时光偏心 发端的温柔

□ 王玉华

等你来  
白月光  
在头顶微笑  
草木正香

求时光

## 崇明的菜

□ 崔立

院子里母亲种的菜,多半都是卖给崇明岛旅游的上海市区人。

触动母亲这一“商机”的,是有一天主动走进院子买散养鸡的一个上海男人,是那种退休了出来玩的人。隔百十来米处,有个度假村,据说里面吃喝拉撒睡玩一应俱全。游客们待久了,走出来看看周边农村的世界。

每年母亲都会养些鸡,鸡用来下蛋,也给我带回城里。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鸡越长越大,饲料费又贵了,鸡就变得讨母亲嫌了。在那个男人提出要买鸡时,晒着太阳的父亲看了母亲一眼,当即同意了。

成交时,男人又看中了地上长得碧绿,又透着新鲜的一垄菜,问,这些菜怎么卖?母亲说,你要的话,就自个儿挑些回去吧。不要钱。

男人找了个马甲袋,又接过母亲递给他的镰刀,不是很习惯用镰刀的他手脚笨拙地挑了些菜往袋子里装,

装了一袋子碧绿的菜,又硬是多塞了二十块钱给父亲。

男人走后,父亲母亲才反应过来,除了散养鸡,这些菜原来也有很大市场。自此就像打开了一扇窗。

时不时地,周边闲逛的男女游客会不请自来地走进院子,问可以卖一些给我们吗?母亲很自然地答应了。开价合理,游客们也没还价,付过钱,他们还体验了一把在菜地里挑菜的难得经历,再拎上带着新鲜气息的蔬菜乐陶陶地离开了。

是做出了口碑?还是我家的市口确实太好,三天两头都有游客来买菜,为此母亲还洗干净了几把镰刀放在水池旁,需要菜的可以自行去取,挑完把镰刀归于原位,再上水池边洗手。

要买散养鸡的也有。母亲在院子的后面搭了个小棚子,圈在一大块地里,十几只散养鸡在这个“小世界”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。这样放养的

鸡,像自由自在的人一样,浑身散发着美丽的光泽。

鸡很快卖到只剩两三只,孤零零地在“小世界”里打转,再高的价钱,母亲也不卖了。

那一大片的菜很快被挑得差不多,只留下星星点点的菜,没有原来那般好看了。需要再重新一茬菜了。

有人眼尖,看到了围墙边还有一小垄嫩绿的菜,被一大块透明油纸遮挡着,说,这里还有菜呢?母亲摇摇头,不卖。游客说,为什么?母亲说,和那几只不卖的鸡一样,这些菜,也都是留给我儿子回来带的。

我回家时,父亲把母亲当时“视金钱为粪土”的决然表情说给我听,还对你说对你妈那种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用的人,有如此“壮举”,绝对是奇迹。父亲说的时候是笑的,我心里突然涩涩的,有点想哭。我是不是应该多抽些时间回去看看?